

一场醒不来的梦魇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年少时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，一是暑期的午觉，一旦贪睡久了，就会梦魇，陷入想醒醒不来的恐惧；二是想把梦里的情境统统写进日记里，因而总是陷入对梦的追忆，那时还不懂文学的手法，对梦魇的描述总以失败而告终。看《年少日记》有那么一阵突然寒毛陡立，心头一紧——这不就是年少时的梦魇状态么？

故事开局并不特别，父亲的家暴也好，母亲的附从也罢，乃至兄弟的冷漠，无非是披着中产外衣的“家庭暴君”使然，是宫斗戏里的常规套路。老师们关于“遗书”的追查，也一度让我困惑——记得高中时同班黄同学的“情书”被老师截获，隔壁班范同学也一并进了办公楼，因为“情书”署名虽为黄同学，但范同学手抄的笔迹一眼就被老师看破。我的上学经验告诉我，若非“遗书”笔迹刻意回避，根本逃不过老师法眼。

剧本的妙道在于兄弟身份的“置换”。当你以为成年后的男老师，就是那个天台上妄想考入港大、长大要为人师的“垃圾”哥哥时，你已成功落入编剧的陷阱。当然，让你误以为这故事“平庸”，也是陷阱的代价之一。可当“天才”弟弟与“平庸”男老师身份画上等号的那一刻，剧本的巧思和故事的悲剧性犹如一记重锤，直接洞穿人心。

故事在那一刻，与俗不可耐的“暴君”戏分道扬镳，转入“少年自杀”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双轨道。原来弟弟“局外人”以及哥哥“自述体”的设计，都是编剧的“圈套”，弟弟才是通篇的主视角。

坊间不少人把《年少日记》和《坠落死亡》的剖析放到一个箩筐来类比，其实没有太多可比性，一个是成人婚姻世界华丽表象下的一



地鸡毛，一个是10岁孩童成长之道上的穷途末路。实在要说两者的共通点，他们都是影迷的偏爱，而非爆米花受众的菜。

相比之下，台湾电影《阳光普照》似乎与之更有关联——两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看似冷酷无情的父亲，同样是“乖”与“不乖”兄弟间的厚此薄彼，且有少年跳楼自杀的元素，东方家庭的现实内核。不同的是，《年少日记》导演卓亦谦还是一个手笔青涩的影坛新人，而钟孟宏在执导《阳光普照》前，已是频频收获大奖的成熟导演。

《阳光普照》的高级在于它不去深挖也不去批判，既没有剖析哥哥自杀的因由，也没有去批评父亲的作为，始终用一丝明媚去温暖现实的冷酷，哪怕死亡如“灯下黑”。《年少日记》尚无法像《阳光普照》那样顾及每一个角色的丰满，但它像一把尖利的刀子，不仅把一个原生家庭之殇的病理逐层解剖，且尝试忏悔与救赎，它的真诚和对现实的关切是香港乃至华语电影的一股清流。

《年少日记》采取非线性叙事，通过哥哥“日记”这个时空按钮，在弟弟的成人世界以及10岁哥哥的最后时光中来回切换，通过“遗书”追查去“忏悔”，又通过阻止学生自杀来救赎。全篇就像是弟弟一场醒不来的梦魇，代入感之强，在香港新人新作里鲜见。

同样值得一提的，还有它的高效——325万港元的制作成本，19天的拍摄周期，直逼年度最佳的品质，让我们恍若回到贾樟柯用几万块拍《小武》的当年。纯粹的电影免不了资金的困难，但绝对不是钱堆出来的，好的才华不一定非要万事俱备、处处完美才能体现，而最好的才华总是显得两袖清风且不拘一格。■

